

秋到唐先遇到美

李梦

十月的唐先,十里长廊不再有成串葡萄挂满枝头,千亩湿地不再有成片荷花娇羞欲语。

十月的唐先,却被秋天卷起,卷进微醺的秋风里,柔软的云朵里,秋日的拥抱里。

秋日的唐先,山含情水含笑。清晨,五指岩云蒸霞蔚,远眺五指似世掌擎天、伸手探云,遥望指峰周围,群山苍翠,耸立如簪。除了山势奇伟的五指探云,还有奇石如林的石苍探古、雄奇壮观的石牛问天、山清水秀的九狮献瑞、险峻秀美的九泄流霞。

渡里寻缘,更是让人流连忘返。岩渡里有独具特色的摩崖石

刻,集文化、自然风光为一体。行至召佛岩、翠竹洞,站在山腰岩石刻着的弥勒佛前,凝神聚气,感觉自己与大自然同频呼吸。小憩后沿阶而下,巨石上刻着苍劲笔墨的“红心”,这是华东最大的“心”字。

山一重,水一重,五指探云依旧是拔地高耸,太平状元湖拥抱了澄碧的苍穹。绿水本无忧,因风而皱面,状元湖边的白茅草随风变换模样,一浪接着一浪。十里不见天,荷叶连田田,太平荷叶的尽头,是仍在酝酿着的秋水共长天一色。安识鲲鹏变化,九万里风在下,如许上南溟。在长廊风荷间,龙川先生陈亮披着一身秋色,娓娓道来,义利双

行、王霸并用,的永康学说。

酥溪春晓,舟漾秋波。你站在云路的岸上,或近或远地看着酥溪上三两泛舟,影影绰绰,荡漾流动。伴随着微风的摆动,水面上的落叶也生动有趣了起来。有诗道:酥溪春来晓,也拟泛轻舟;不见双溪好,但闻勤善留。新河联横路,同心一江流,立弃扬正气,孟公志更酬。

我记忆中的秋天,是放下书本抬头望见你的十月。秋天总是温柔,日间把夏天留下,日落后还带秋风。秋日的唐先,何止是浪漫。唐先的山,唐先的水,仿佛就是书上所写的诗与远方,就在这里,美好不期而遇!

玉米怀想

徐雅娟

从小爱吃玉米棒子。但小时候绝大多数人是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吃玉米棒子的,它的主要角色不是满足口感的零食,而是粮食,担负着裹腹谋生的重任。嫩生生时只能偶尔摘几棒尝尝鲜,大部分要等成熟了成为结结实实的老玉米,晒干脱粒磨粉,黄灿灿的玉米粉储存着一年到头可以熬玉米羹、烤玉米饼、做窝窝头,是补充主粮不足的重要充饥杂粮。

我一直就想不通,鲜嫩时那么香甜可口令人垂涎欲滴的玉米,等老了磨成粉做成的食物怎么就会变

得那么难以咽呢?忆苦思甜,我相信只要回想起玉米羹和玉米饼的滋味,很多人都会喉头发紧,口舌生厌,连叹“吃怕了,吃怕了!”

现在饭店里倒是有玉米羹作为特色汤羹上桌的,但已是如红楼梦里的茄鲞一样改良版的美食,细滑鲜美,完全不是原版玉米羹粗糙黏糊的口感了。玉米饼呢,往往加了不少的香料作料,烤得又薄又酥又脆,不再是原来那般厚实粗笨的样子。放下充饥的要求,玉米制品首要的是追求口感了。

玉米棒子也成了大家时常享用的美食,甜玉米、糯玉米、黑玉米、水果玉米,品种繁多。而且没有了季节的限制,在超市里几乎一年到头可以买到。然而想吃就能吃到,又似乎失去了一种长期强烈的盼望后得到短暂满足的幸福感。人真是一种矛盾的生物。

寒露已过,霜降即临,市场上仍随处可见鲜玉米的身影。趁着当季,还是常买几棒一饱口福吧。物产丰足、生活安逸,怎么说都是应该庆幸的好事,喜事。

蝉歌

朱礼卓

来到湍口,大树王是不能不去的。

大树王与湍口之间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,车上闭目养神,隔着玻璃窗,隐隐约约传来忽高忽低忽远忽近的蝉鸣声,宛如从遥远的梦中传来。

恍惚间来到了老家的老房子,老房子是一幢四合院,爷爷手里造起来的,这在当时是豪宅了。四合院有东西南北四扇大门,每扇大门进来都有一条弄堂,那是夏日乘凉的好去处。搬条凳子、椅子,往上面一坐,凉风袭来,睡意也来了。母亲把家里的大凳(长约一米五,宽约半米)搬到弄堂,把我抱到大凳上,然后坐在旁边用蒲扇给我驱赶苍蝇。在弄堂风和蒲扇风的交融中,我渐渐入睡,蝉鸣的声音在这个时候传入心里。那是一支极好听之歌,就像大海中的波浪,由远及近,由低到高,然后又渐渐消失,直到无声无息。当你的鼾声均匀响起,蝉的歌声在梦里反复出现。

到了,大家收拾好贵重物品下车!叶导清亮的喊声惊醒了我梦中的蝉声,睁开眼,随着人流上了开往大树王景区的中巴车。山路十八弯,车子也随着山路颠簸起伏,后面有呕吐的声音,我努力寻找蝉的歌声,蝉的歌声会让人忘记颠簸,忘记胃里的翻江倒海。此时的蝉歌竟然成了精神支柱!

蝉的种类有3000种之多,我国

土地辽阔,一年四季均有蝉鸣,而且歌声都不一样。不一样的蝉歌都是雄蝉发出的,它的腹部有发声器,雌蝉不会发声,但有听器,也许雄蝉的发声皆是为了取悦雌蝉。在老家,蝉喜欢“吱吱”地群歌,也许它们想无端地给夏天增加一些热度。儿时蝉的歌声是一种诱惑,听到歌声,堂哥会找出一根长长的竹竿。他在竹竿梢头绑上一只网,背上网兜,来到屋后,瞄准树上的鸣蝉一套,百发百中。蝉在网兜里扑打着翅膀,堂哥把网兜收下来,把手伸进网兜,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头的左右两边,蝉就动弹不得,而且会乖乖地唱歌。我不敢捏,堂哥就把蝉放进空瓶子递给我。起初,蝉在空瓶里不停呼扇着翅膀,想冲出重围,如此几次均失败告终,于是安静地待在瓶底,积足了力气之后又奋起抗争。看着瓶子里绝望的蝉儿,我忽生怜悯,把蝉倒出来,也许受伤了,蝉没有往树上飞,而是在地上不安地转圈。我捧起它,把它放进草丛里。

到了!叶导一声喊,我们赶紧收拾随身物品下了车,跟随人流走进景区入口。那是一条平坦的大石板砌就的山路,两边林木蔽日,湿漉漉的路陡增些许凉意。听听,这是什么声音?同伴红墨问。只顾陶醉清凉世界中的我,思维被拉到奇怪的声音中,那是一种难以描述的声音,类似鬼哭、又像似狼嚎,如果一

个人在这条山路上走肯定会毛骨悚然。叶导说,这是蝉声。我疑惑,从没听到过这种鬼哭狼嚎的蝉歌。或许在海拔一千多米的深谷中,蝉太寂寞了,用这种歌声来壮胆罢?也许在寒山深处导致了它的五音不全?或许是大树王的蝉知道,一个地方必须有自己的方言,如果没有自己的方言,相当于丢失了这里的文化,丢失了大树王的根基,于是大树王的蝉创造了大树王的方言。我们听不懂大树王蝉的方言,但大树王的蝉歌柳杉群听得懂,纵横交错的树木听得懂,川流不息的溪水听得懂。这歌声不离不弃,不管你懂与不懂,它都一直陪伴我们的脚步,走进山谷深处。下山时,我竟然有些留恋大树王的蝉歌了。于是,我用手机录下了它的歌声。

前几日,我随《永康春秋》写作组来到大寒山中部的山后胡,又听到了不一样的蝉声。晚上,走在空旷漆黑的公路上,星星缀在黑色的天幕上,耳边萦绕着成片的、绵延不绝的蝉鸣,仿佛不会唱疲倦,就像生活在这里的勤劳的山民,永不言苦,永不言累。风蝉旦夕鸣,伴叶送新声。吟诵声随风飘到树林,与蝉鸣声和在一起,响彻山村的夏夜。

无论哪儿的蝉,都是无畏的蝉,它们唱着心中的歌,虽然生命短暂,但我要放歌,毫不沮丧,把不幸藏在叶子后面,用一生的执着,用脱离凡俗的清音,让短暂的生命绽放精彩。

寒山翠谷

陈春萍

群山深处,山道弯弯,森秀碧绿一直延伸到云端,风在林子里自由游荡,鸟鸣声间或从丛林深处幽幽传来,顺着原生态的峡谷,清粼粼的涧水漫流过蒲草和卵石,长满青苔的古桥,任凭水墨景致渲染,此岸与彼岸的时光仿佛定格。

野草开着三种颜色的小花,金黄、洁白和紫红,那么细碎,不知名的野果在诱惑着,复活了丰收季节的风韵,烟色的芒花并不轻盈,它们等待在深秋悠扬,草丛中有野虫独自吟唱,山谷里回应着孤独与闲愁。

放眼青黛的山脊,远景是含糊的十八罗汉身影,就像一尊尊大地的守护神,迷离散淡的云雾,填补着山峦的缺口,它们是被风放牧的沉默羊群,山雨欲来挡住了清纯的阳光,溪谷明显暗了下来,山风便有着透骨的凉意。

泛着时间斑驳的青石,没有人踪,坐在水边的岩石上听瀑,是可以听出天老地荒的,不知是该相信耳朵还是相信眼睛,影影绰绰的水波,沉静了三千纷繁,天人合一原来可以是真的,如果说人们都在寻觅世外的桃花源,那么这里的枯藤、独木桥、岩洞,都足以拨动远古的雅韵,释然生命。

现在终于说到了这个村庄,它有着一条时光隧道,穿过,隐世独居的韵味弥漫开来,远远看见村口山麓,有一棵苍劲的古松,显得那样的孤独而宁静,有着遗世的况味,它叫山后胡村,北上,是大安坪,隧道口左拐,就是寒山翠谷。

我怕我的孤独打扰了你

贾光华

中秋,已经记忆成动名词的结构。月圆的相思和这个词组牵手。如眼前的水,月圆的光,冷冷地伏在肩头。

总是说,今夜的月特别圆,却没有发觉月圆之心里冷郁的眼和幽远的光。晨风拍打着惺忪的冷水,迎接每一颗活跃分子。把月圆贴进地平面,把自己走在脚下,可以让阴影也走在前面。

月圆之时,月圆之夜,我泊在已经空寂的原野,可以一点一滴放大昨日的梦想。只是,我担心,我的孤独打扰了你的远行。